



石鱼出水



白鹤梁水下博物馆

白鹤梁保留自唐代至民国一百多幅石刻题记，现存石鱼十四组18尾，最大的一尾长2.8米、宽1米多，重约三吨半——

## 白鹤梁最早刻的是两条鱼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陶灵

2024年1月，腊八节前的一次朋友相聚，重庆华岩寺博物馆的小黄带了些拓片给大家，是他在渝东南做佛教文物调查时拓的。在座各位都领到了一份，最后一张是在老院子的柱础石上拓的“鱼化龙”，归了我。真是大喜过望。鱼化龙为中国传统寓意纹样——得鱼化龙，青云直上。

来年龙年，我生命中重要的一个本命年，六十花甲；而鱼，又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唯一喜欢的动物，从七八岁开始，至今都当宠物在喂养。

这幅拓片构图完美，底部滚滚的水波纹中有一条翻腾的鲤鱼，升出一股仙气，空中一条祥龙在如意云纹里飞舞……当即，我把拓片送去装裱店，新年到来前挂上了客厅的墙壁。图个好兆头。

### 1 最大石鱼重约三吨半

公元763年，即唐广德元年，“涪州大旱，长江水枯。”这是《中国气象灾害大典·重庆卷》记载的内容，后面括号里有一句注解：“于城北长江的白鹤梁首次石刻记载。”《涪陵市志》中介紹白鹤梁：“系长江中一天然大石梁……当水位极枯时，整个石梁长1600余米、宽10余米至30余米……古称巴子梁。相传，唐代尔朱仙与白石鱼（渔）人曾于石梁上修炼后乘白鹤飞升，白鹤梁因此得名。”涪州即今重庆市涪陵区。

上述“白鹤梁首次石刻”为两条石鱼，不知何人在唐广德元年凿刻于白鹤梁上，后人称“唐鱼”或“广德鱼刻”。之后，元、明、清及民国时期又刻有多条石鱼于梁上，圆雕、浮雕、线刻等手法都有，共计十四组18尾（含1尾立体浮雕）。最大的一尾石鱼长二点八米、宽一米多，清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涪州太守张师范用圆雕手法在一整块凸出的石头上凿刻，重约三吨半。这么大一条鲤鱼，算是很夸张。我觉得最乖巧的要数涪州知州董维其的浮雕石鱼，清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刻，长四十七厘米、宽十四厘米，鱼身圆肥，扇动着两只也肥大的胸鳍，它嘴巴闭合上翘，像嘟着嘴，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。让人喜爱。

估计“唐鱼”刻痕较浅，长年经江流冲刷而模糊不清。好在梁上有石刻记载，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转运使尚书主客郎中刘忠顺“留题涪州石鱼诗一

### 石梁上的壮观石刻



章”，前两句曰：“七十二鳞波底镌，一衔蓂草一衔莲。”其意是两条鱼刻于水中，共七十二片鳞甲，一条口含蓂草，一条口含莲（蓂草，传说中的一种瑞草）。

九百多年后，到了清代初期，“唐鱼”更为模糊，几乎不见其影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，涪州知州萧星拱命石匠重新凿刻两条鲤鱼替代，并题记：“……盖因岁久剥落，形质模糊，几不可问，遂命石工刻而新之……”重刻的两条鲤鱼应在“唐鱼”处，因两鱼之间，右边一条的尾巴下方隐约可见一个鱼头，很可能就是“唐鱼”遗痕。紧挨右鱼尾部上方还有“石鱼”二字，“石”在其尾脊处，“鱼”字虽被鱼尾覆盖但清晰可辨。萧星拱重刻石鱼精细，每条各有鳞甲三十六片（一说三十七片，数起让人眼花），一前一后作溯江漫游状，栩栩如生。前鱼长一百厘米、高二十八厘米，口衔莲花；后鱼长一百零五厘米、高二十七厘米，口衔蓂草。

白鹤梁上除石刻鱼外，另有二幅观音像和一只白鹤图，但最多的是文字题刻，共一万二千余字，作者达五百三十多人。甚至有元朝时的蒙古八思巴文一处，涪陵区博物馆馆长黄海先生译读，大意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誉。文字题刻以诗、记、铭等文体记事、写景、状物、言情，多者二三百言，少则几个字，篆、隶、楷、草、行各体有之，虞、褚、颜、柳、欧等流派异彩纷呈。

白鹤梁上鱼及图、文石刻共计一百七十九段，其中有九十五段非常珍贵的水情记录，留下了一千二百多年间六十五个年份的川江枯水水文资料，为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史料数据。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，“萧星拱重刻石鱼”的眼睛海拔高程为137.91米，与当地零点水位线几乎一致。“当地零点水位线”以当地多年最枯水位平均值确定，主要用于航道整治及水文分析。这对三峡工程库区175米蓄水方案的最终确定，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。白鹤梁因此被誉为长江上古老的水文站。

### 2 中外水文石刻的差异

川江极枯水位时，古人何要在江中石梁上刻鱼凿文呢？北宋刘忠顺留题在白鹤梁的“石鱼诗”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出来非共食芳饵，奏去因同报稔年。”意为两条“唐鱼”出来不是贪图美食的，而是共同奏报丰年喜讯。据民间传说，当年冬至来年春季，川江枯水期水位越低，风调雨顺、获得丰收的希望越大。于是，古人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望，每遇低水位年份时，便在江中裸露的岩石上一次次凿刻文字，再一次次期待石鱼、石刻显露。距离“唐鱼”年代最近的北宋开宝四年（971年）石刻《谢昌瑜状申题记》，其中便

含有此意：“……问古老咸云：江水退，石鱼见，即年丰稔……”

白鹤梁上有很多历代“石鱼见丰年”石刻：明天顺三年（1459年），重庆府阴阳学正术（官名）戴良军刻诗曰“祥鱼出水羨丰年……”；清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庠士（秀才）徐上升与杨名时各题刻《预兆年丰》诗一首；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春，涪陵本土书法家刘镜源盼望丰收，在白鹤梁上刻联“白鹤绕梁留胜迹，石鱼出水兆丰年”……据说，清代涪州有位名叫濮源的州官，在任好几年，想看一眼白鹤梁上的那两条石鱼，直到离任也没如愿，只好带着遗憾离开。

我知道欧洲的一些河流中也有枯水石刻，最早时间是1417年。不同的是，他们不认为是丰年征兆，反而称之为“饥饿石”。这名字是船工取的，因为河水极枯，不能行船，没有了收入，就会挨饿。德国沃尔姆斯附近的莱茵河有一处石刻，文字简洁：“1947年是饥饿之年。”2022年8月，欧洲经历了五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，捷克易北河水域一处1616年的石刻又露了出来，上面写着“如果你看到我，那就哭泣吧”。

在德国小城布莱克德边的易北河有一块饥饿石，上面刻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当这块石头淹没时，生活将再次变得丰富多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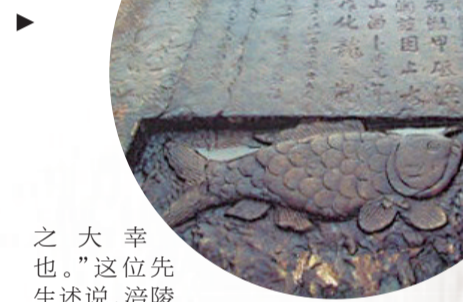
### 3 石鱼现身真是丰年吗？

白鹤梁上石鱼现，真的会是丰年吗？清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川东兵备道姚颢元在白鹤梁上题记：“光绪乙亥冬，鱼出，岁其大稔乎？喜而记之。”这句话的标点符号虽由笔者所加，但其“乎”字是助词和叹词，表示疑问或反诘以及叹语气。姚道员用在此处，并不肯定，也许是一种希望、企盼，因为上一年涪州大旱。据《中国气象灾害大典·重庆卷》载：“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……涪州三年屡旱，收获仅十之二三。州境饥民逃荒到贵州、遵义、铜仁等地数千家。”也就是说，1874年至1876年，包括石鱼出水的1875年，涪州连续三年大旱，收成只有以往的十分之二三，几千家饥民逃荒到了邻省。

1937年，白鹤梁上的两条石鱼又露出水面。这年石刻较多，共八段，其中涪陵当地诗书名家题诗：“双鱼石出兆丰稔，弟后兄先叙雁行。”而《中国气象灾害大典·重庆卷》记载这年的灾情却长达一千八百字，算是较详尽记录的年份之一：“继全川上年遭天灾，先之以春荒，续之以夏旱，自秋冬至当年春夏连月不雨亢阳，无法播种竟至饮水亦成问题，饥殍载道，灾情之惨，灾区之广为近百年所仅见……”

在1937年的石刻中，有何耀萱《白鹤梁记》曰：“……相传水涸鱼出，出则岁丰……命舟渡梁眺览。□周果见鱼出。窃思涪陵亢旱六载，于兹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。今天显仁爱，示兆于石，斯亦吾民

### 白鹤梁上的题刻



之大幸也。”这位先生述说，涪陵旱灾已经六年，老百姓无以为生，到处都是痛苦呻吟之哀嚎。今天石鱼显示仁爱而出，是老百姓的幸事。从《中国气象灾害大典·重庆卷》查得，1932年至1937年，涪陵连续六年大旱，灾情十分严重。何先生是心善之人，怜悯百姓，面对如此严重的旱灾，仍寄希望于来日。

白鹤梁的石鱼属民间吉祥文化范畴，是一种夙愿。而欧洲的“饥饿石”直接表达出忧患意识与警觉性。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属性，各自存在。是与否、对和错，读者自辨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

### 4 石鱼不现，却可经常见了

三峡库区蓄水后，白鹤梁及石鱼再也不现。但却可以经常去见了。

2001年三峡库区蓄水在即，白鹤梁将永存江底。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“无压容器”保护方案，在白鹤梁外修建钢筋混凝土“罩体”，内充满过滤后的长江水，使之与长江水隔离，并基本处于水压平衡状态。这样可防止长江水长年对石刻的冲刷损坏。罩体内沿白鹤梁建筑一条耐压金属材质的参观廊道，廊道壁上开设二十三个玻璃观察窗。2009年，罩体建成。

盛夏的一天，我随九十米长的自动扶梯缓缓抵达川江四十多米深处——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题刻原址参观区。行走在廊道里，透过玻璃窗，在灯光照射下，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“萧星拱重刻石鱼”，它俩在水中游弋、追逐。

在踏进博物馆地面大厅时，我还一眼见到了涪州太守张师范那尾最大的石鱼。2006年在“罩体”建设中，发现它已与石梁剥落，文物管理部门采取异地保护措施，搬迁存放在涪陵区博物馆内。2012年移至白鹤梁水下博物馆，摆放在最显眼处，供游客驻足观赏。

腊八节前，我得到的“鱼化龙”拓片也算是石鱼，它来自柱础石上的雕刻图案。现在，我的书橱里又摆放着一块真正的“石鱼”。前不久参观重庆某区博物馆时，见他们文创店有古生物鱼化石卖。鱼长不到七厘米，连带石块也只有巴掌大，但我仍赶紧买下一块。不为预兆，也不仅是寓意，纯粹喜欢。